

【蒼夏 PART(節録)】

【蒼夏 PART(節錄)】

備註：以2024.11.15初出的《[倦鳥的去向](#)》為主軸進行修改和加筆

｜春的遺物

「漆羽—！喂，漆羽你這小子是去哪、」

已至盡頭的春日，橘黃夕陽拖長了影子，空氣中隱隱有股燒木頭的氣味、還有河水的聲音。少年座村清市穿過幾乎沒有屏障功能的竹圍籬，跨過地上堆置的廢棄建材，才在一片快被綠意給侵蝕的砂石空地上找到正從一只生鏽大鐵盆裡挖出餘燼的男孩漆羽洋兒。

「啊、清市哥。」漆羽拾起來的那臉簡直就是字面上的「灰頭土臉」，孩童帶稚氣的圓潤臉頰看見他便笑，連姐姐們給他擦的眼妝都蹭掉了還渾然不覺。

像隻沙地裡打滾的麻雀。座村忍著沒笑出聲。

｜倦鳥的去向

琤琤，三味線刷弦的聲音響起，將宴席的視線吸引到了站在紙門前的漆羽身上。

「不才漆羽，讓大家見笑了。」

可笑地以桌上隨手撈來的木頭飯勺作扇，再將身上的白斗篷邊角用手拉著作袖襖，早些前的戰鬥中已蹭掉大半的眼妝是即席的胭脂，酒酣耳熱之際的胡鬧在老闆娘凜然演奏起三味線時成為貨真價實的舞踊。

忘卻平日的殺伐，尚未完全被厚繭傷疤覆蓋的、已經有些男性骨節形狀的手在空中慢慢滑出女性纖柔的嫵媚，那是承襲自花街的技藝和記憶，漆羽十來歲的身形被藏在蠟燭與油燈搖曳的陰影裡，隨動作翻掀的斗篷邊角沾著煙灰土塵與誰乾掉的血漬，乍看竟也有點像和服的繡紋。

吵嚷的酒席漸漸安靜下來，人們此刻的視線都聚集在漆羽身上，他模仿著過去已經見過千次萬次的姐姐們的動作，乘著音樂跳出行雲、舞出流水，召來戰場上還沒能降臨的春，喚來能融化冬雪的暖陽。

於是乎，從漆羽背後的紙門上彷彿看到有櫻枝恣意伸展，從腳下的榻榻米縫間好似有芳草如茵，姍紫嫣紅，鳥語蟲鳴，蹬地的踩踏成為飛躍的鹿蹄，衣袖劃空的獵獵颭起春嵐，一瞬間這一室被戰火摧殘的破敗已經哪兒都不復見，只有花開爛漫令人目不暇給。

｜春的紀念品

「炭小姐他們呢？」

「以護衛的名義跟伊織去買菜了，我想肯定是順便路上去哪裡玩了吧。」把工具盒往緣廊角落一放，座村順手要從口袋裡找菸，不過馬上因為想到自己已經開始認真禁菸而作罷。

他旋即發現漆羽手中握著的那一束花。

用報紙包著的，看起來有些萎靡的花束。

「我來的時候在玄關口發現的，不知道是誰放的。」漆羽說，他敏銳地察覺座村在他提及花束的放置地點時有些緊張地屏住氣息：「我原本也以為是誰又故意亂丟垃圾，但看起來應該不是壞人呢！外面也好幾天沒有新增加的塗鴉了，所以我想過幾天就跟伊織去買油漆來重新粉刷牆壁，她說她想選顏色，到時候如果漆成粉紅色的話座村先生你要覺悟哦！」

「哈，那孩子喜歡的顏色才不是粉紅色吧！」座村隨著這聲笑，放鬆了肩膀的力道。

那也可能是會畫很多兔子在邊角上？漆羽至少還知道少女喜歡什麼圖案。邊說邊從花束裡抽出一支橘黃色的非洲菊，折斷莖桿的下半部，將花塞進座村的襯衫胸前口袋。

「我放了一點玄力在裡面，應該可以撐到晚上，座村先生今天的妝扮就是這朵花了！」

「大叔帶花哪裡好看了？」

「很可愛吧？伊織也會喜歡的。」

「哪、」

一搬出女兒名字就沒轍的座村抿起嘴，抓了抓頭便在緣廊坐下；突然又想起應該要待客，只不過漆羽早在他要重新站起來之前就說要去泡茶，「我順便找個花瓶把這些花插起來。」，他大步走進還有一些搬家紙箱堆在牆邊的室內，聽見座村在外面揚聲說家裡沒有花瓶。

「既然這樣——」漆羽環視了一圈廚房，找來牛奶紙盒修剪成速成花瓶，等待熱水燒開的時間順便把紙盒邊緣剪出鳥羽的模樣。

漆羽在冰箱裡找到生八橋，他記得他上禮拜招待幾個神奈備職員時，對方也是送了一樣的點心，想來應該是報公帳統一買的禮盒。伏見他們過去也常帶這樣的公帳禮盒回來，思及此，漆羽忍不住揚了揚嘴角，找出適合的點心盤將生八橋、茶具和牛奶紙盒花瓶一起放進托盤。

折返緣廊前經過佛壇，座村祈的照片被好好供在裡面，漆羽只在戰後座村結婚的婚宴上看過那名愛笑的女人，沒想到再次見面竟然已是這種形式。他把生八橋留了一份在佛壇，雙手合十，想了想後又把剪下的牛奶紙盒上半部蓋在遺照上。

抱歉啦，小祈小姐。漆羽在心裡吐吐舌頭，在座村開口要問怎麼去這麼久之前回到緣廊。「你好像從以前就很擅長做這種。」座村一看到牛奶紙盒花瓶就說，「那個叫什麼，『惜物精神』？所以六平才會說你適合拿酌搖。」

橘黃粉三色的花束與先被漆羽灌注玄力的那朵非洲菊不同，靠在紙盒邊鳥羽的縫隙間顯得有氣無力，不過他已經在水裡加了點砂糖了，相信過一會兒就會打起精神來。

「只是稍微延長一點物品的使用壽命、或讓它們物盡其用而已啦！這兩天還是去買花瓶吧，房子裡有其他除了家主外的生命的話，看起來就會很有生機。」

像彼時一起生活在國獄溫泉裡的人們、像千鑛曾說養在六平家裡的金魚。漆羽想。

「你反正常常都會過來。」座村的手指摩娑著茶杯邊緣靜靜地說。

是反對買花瓶嗎？漆羽揣測著眼前這名師出同門的男人的話中含意，但旋即便察覺座村所指的對象裡沒有包含再怎麼說應該出入座村邸頻率大過於他的卷墨們。

「嗯哼，是在暗示我晚上也可以留下來的意思嗎？座村先生。」漆羽手肘抵著盤起的膝蓋撐著臉，瞇起擦了眼妝的常盤綠眼睛看向座村。

【熒kei PART(節錄)】

【熒kei PART(節錄)】7/23新增 R18 部分試閱

備註：各段落非連貫張貼。

有提及座村夫人的內容，雖然乍看很單箭頭，但這還是有CP的故事(艸

┃ 梧桐雀雨

※※※

漆羽站在殿門口，雨水從斗笠邊緣滑落，座村臉上有著墨鏡遮擋，漆羽看不清青年此刻的表情，但橫過其雙眼偌大的長疤映著身後電光，泛著銀亮的色澤讓漆羽有見著兩道淚痕的錯覺。漆羽氣喘吁吁，摘下斗笠待氣息平復，座村蹙起眉毛，似是禮佛的清靜遭逢打擾，又似是在努力辨清來人的身分。

目盲後，座村識人主要仰賴嗅覺，然而雨水的沖刷使人體本身的體味變淡，濕氣混雜環境的味道，則使氣味更趨複雜，漆羽靠得離座村更近一些，主動喚了句座村先生。

聽見熟識少年的聲音，座村的眉頭這才稍微鬆開，但旋即又因於嗅見漆羽身上濕漉漉混著泥巴的狼狽模樣，他將眉心皺得死緊。

「你濕透了。」座村頓了一下，又補充一句：「而且髒兮兮的。」

「回程途中碰上大雨，看來座村先生回來得及時，沒變成落湯雞。」漆羽吐了吐舌頭，旋即意識到自己的舉動太過孩子氣，但自嘲轉瞬即逝，很快地他便想通自己想多了——畢竟對座村來說，早就「見不著」他體認為孩子氣的舉動。

漆羽湊到座村身前，餘光瞥見對方將妖刀飛宗漆黑的鞘抵在地上，充作手杖，座村用虎口撐住刀柄，而方才被點燃的菸被其夾在指間。

一道陰影突然襲上漆羽的臉龐，但他並未閃躲，那是戰爭期間每次他倆重逢的儀式——座村用空出來那側的手掌確認著他的臉部表情，粗糙的掌心在皮膚上遊走，引來一陣細微顫慄，指尖的紋路磨得他的鼻頭髮癢，當座村的手移開時，漆羽忍不住地打了個噴嚏。

「竟像是又長大了一點。」座村的手滯留半空抓握了幾下，像是在回憶前次觸碰的輪廓。

「我確實在成長期啊。」漆羽揉了揉臉頰，指頭撫過被摸過的路徑，座村的手溫度很高，他感受著臉上尚存對方掌心的餘溫，「我不是小孩子了，很快就會追上座村先生的身高。」

「小鬼的貧嘴。」座村聳肩，轉身將燒得剩半截的菸捲安插入佛前小鉢，那裡已然積累出一層薄薄的灰燼。

※※※

他連對方的名字都不知曉，興許是由於座村先生會感到彆扭，那位女性來訪時座村先生總會先支開道場的門生，因此漆羽未有實際與她交談的經驗，只曾在遠遠的位置，偷看過她與座村在道場的門口交談。

角度因素使女性的面容被半掩在道場門口那株櫻樹的飛花之中，距離過度遙遠，漆羽聽不見他們談話的內容，但與時常會消極地鑽牛角尖的座村先生完全相反，他直覺該名女性是笑口常開的類型，從那勾起的嘴角，讓漆羽猜想她的性情想必十足開朗，心性也相當地堅強。

彼時的漆羽只能懵懂地眨著眼睛目睹一切，感到有些愕然，但比起不甘於座村將他與其他門生一般都當作外人，不願意讓自己接觸那位女性，更重要的是，座村面對她的神情，像是被該名女性所散發的光芒所感染，溫柔的、怯懦的，有些困擾，卻又幸福至極的笑容——座村從來就不曾對漆羽露出那樣的表情。

撞見那般景象時的漆羽尚且年幼無知，只覺得胸口怪異地發悶，他便逃開當場了。

仔細想來，能找到相伴一生的對象他應該為對方感到開心，但漆羽畢竟曾天真地以為自己會追隨名為座村清市的高牆一輩子，沒承想光是想像座村先生身旁，在未來可能會添上另外一名女性的身影，漆羽便頓感心裡像是丟失了一塊般的失落。

那應該就是他查覺到戀情萌芽以及初戀破滅的瞬間吧。

※※※

座村的手還死死地握著漆羽慣用手的手腕，他輕拍對方的臉頰示意座村鬆手，確認座村在他碰觸後鬆弛力道，趁著手能伸展，他把握時機捏著袖口，擦拭掉座村滿額頭的汗水。

漆羽為兩人拉上被子，一貓腰鑽到對方懷裡，他用鼻尖在座村的胸膛深吸一口，嗅聞著青年身上淡淡的菸草氣味。

座村收攏雙手圍出的直徑，他燒得迷糊，意識不清，少年乖巧地待在他的懷中，身形尺寸適中，比座村本人稍低的體溫正好能充作降溫用的人型水袋，下意識地，他將身下的漆羽抱得更緊。

「座村先生，你睡著前，我唱歌給你聽好嗎？可能會比較好睡。」漆羽輕拍著座村的背部，他問得小心翼翼，感受青年抱著他的力道緊得不行。

座村沒有回話，大概是又昏沉地陷入半夢半醒的境界，漆羽也就依著自己的判斷，哼起記憶中的搖籃曲。

在輾轉抵達居合白襖流的道場前漆羽曾受遊女照顧，以風月場所為家，琴藝、舞蹈及歌謠，耳濡目染之下，他或多或少都算有學習到一些皮毛，現在哼的便是他從他那些漂亮的姊姊們處聽來的曲子。

曲子的內容是關於秋夜下起了雨，雨水打濕梧桐林，連帶也浸濕了飛翔雀鳥的羽毛，疲倦的雀鳥在大雨中伸展羽翼，歸心似箭，最終返回巢裡與伴侶及孩子一同依偎的故事。

搖籃曲還沒哼完，漆羽已聽到座村深沉的呼吸，想來這回是真的睡下了。

漆羽伸指觸碰座村的臉龐，青年摟著他的手臂仍緊，他回抱側身緊緊揪著自己的青年，分明對方比他長了好幾歲，在外頭是既可靠又受人景仰的對象，卻於此刻比他更像脆弱需要人安撫的孩子。

或許座村先生的這一面也只有自己能夠窺見。

漆羽在夜裡睜著他明亮的眼睛，知曉暗自竊喜的情緒實在是有些要不得，但他向來樂觀，所追求的也不多，只是此時此刻能稍微朝座村清市再靠近一點，分擔對方的傷痛，他就滿足了。

漆羽仰頭，輕輕地吻在座村眼睛的疤上。

闔眼前，他在心中暗自許願，期許自己也能如搖籃曲所傳唱的，在下雨的夜裡，做那濡濕倦鳥歸巢之處。

※※※ (7/23新增R18部分試閱)

成人的陰莖在勃起時已能很完整地褪下包皮，他以手掌包覆那勃發的物體，在摸索到特定角度時指尖感受強烈的鼓動，他想是摸到與心臟相連的血管，漆羽仔細地撫摸那些筋絡，若沒有被褥的遮掩而是看到實物，可以想見能在那質量可觀的陰莖上，瞧見暴起的青筋。

漆羽自己也臉頰一熱，只見得著輪廓的黑暗裡他能清楚聽見他與座村的呼吸，原先的平順夾雜幾許混濁的喘息，安睡的夜晚已悄悄變調，就連空氣中也被摻入情慾的色彩。

不曉得是掌心的汗水或是陰莖分泌的液體，漆羽的手感受到潮濕的黏膩，而使人興奮的情境讓他自己也硬了，握著座村的那手還沒放，漆羽同步撫慰起自己，他近乎是得努力咬住自己的嘴唇，方能避免洩出任何可能被座村察覺異樣的聲音。

冷不防地，青年的大手準確捕捉到他自瀆的那隻手，連同他握在掌間，脹得難受的陰莖。心虛的漆羽立刻鬆手，但興許是動作太大，座村的陰莖碰到他的手掌，讓青年發出吃疼的聲音。

「抱歉，座村先生，我吵醒你了嗎？」漆羽語帶歉意，同時又感到有些疑惑。

與漆羽原先想像的不同，醒轉的座村並未有任何要發怒的跡象，青年只是糾結眉頭，襯著微弱光線，在那些皺起的紋路裡，盡是些他看不明的情緒。

「……你不需要為我做這個。」座村像是審慎選擇用詞後開口，「這已經超過關心的程度。」

「我不介意！不如說，我想為你這麼做。」漆羽不假思索，「……畢竟，我喜歡座村先生。」

後頭的話語因為缺乏底氣細如蚊蚋，但漆羽曉得座村靈敏的雙耳不可能漏聽。

「我知道。」

「咦！？」漆羽愕然，「什麼時候知道的？」

「聲音太大了。不如說，你怎麼會認為我沒察覺？」座村調整枕在榻上的腦袋，「我的眼睛看不見，但並非意識不到你的視線。」

「但座村先生就算知道，也從未正面給我回應過。」念及此漆羽顯得有些失落，「果然是因為座村先生有喜歡的人嗎？」

「我跟她……不，現在的問題是我跟你。」見漆羽扯遠，座村試圖解釋，「你還小，對我的心動只是朝夕相處下的錯覺，就像感冒一樣，不會持久到永遠，有一天會痊癒。」

「可同樣是喜歡，我對六平先生的就與對座村先生的不同。」在嚴肅地澄清後，漆羽終是忍不住發出短促而尷尬的呻吟，「還有……座村先生，你的手。」

「啊。」

照對方慌張的反應，看來座村先生完全忘記將他下身尚未發洩的敏感捏在手裡這件事了。

兩人狼狽的模樣令漆羽忍不住笑了出來，但慾望未獲舒緩的感覺煞是難受，料想座村也是如此，漆羽眯起眼睛，將雙手搭上座村的肩膀，用自己的額頭抵著對方那像是要打出死結的額頭。

「看來已經退燒，太好了。」漆羽說，他們的距離再度變得曖昧，近得漆羽可以感受對方潮熱的鼻息噴在自己臉上，「我有個提案，座村先生，要試試嗎？」

漆羽抬起大腿磨蹭過座村的陰莖，如他所推測般聽到座村的呼吸一滯。

「稍早考慮到你人不舒服，我存的心思不是想趁人之危，真的只是想幫忙。但你既然清醒，狀況就有所不同。」漆羽頓了一頓，吞下口腔內因興奮變得濃稠的口水，「你如果同意，我們可以繼續。」

漆羽有預感他們之間只差一步，就差再推一把。

可以親你嗎？漆羽追問。

打仗以來從來都沒有適當紓發性慾的機會，見座村沒有回話，而漆羽將之當作在道德與生理欲求間天人交戰的對方的默許，他仰起脖子，用嘴唇覆蓋在座村的唇上，青年的嘴皮有些乾燥，但觸感遠比他想像的柔軟。

微微地張嘴，漆羽伸出舌頭試探性地舔拭起對方的嘴角，但座村的回應比他想像來得還急還快，漆羽忽感後腦一緊，他整個人被往座村的方向帶，座村捧過他的腦袋，不慎扯到頭髮引起輕微的痛感，很快地漆羽就不介意頭皮感受到的疼，有什麼濕熱靈活的東西趁隙侵入漆羽的嘴裡——那是座村的舌頭。

像是有另一頭生物伏居在座村口內，被他引誘得從那張漆羽喜歡的嘴唇裡爬行出來，緊緊纏著他的舌頭吸吮，一併吸走他口腔內殘存的氧氣。

只是個吻會讓口水的味道改變嗎？幾近窒息的親吻讓漆羽嚐到口內泌出的液體變得甘甜，他的大腦開始缺氧，求生的危機感使漆羽發出嗚咽抗議，他的兩手用力拉扯著座村的前襟，然

而很快地就連那樣的抵抗都變得微弱，兩人的嘴分開時漆羽已經被親得軟綿綿的，只是迷茫地望著將重量壓在他身上的座村。

「接吻是這樣的。」座村湊在漆羽的耳邊粗喘道，「你等下可真的要控制音量啊。」

嗯。

漆羽不曉得自己是否有妥善作出回應，他的雙手繞過座村的肩膀，交疊攬在對方的背後。

外頭未停歇的磅礴雨聲也掩蓋不了，漆羽清楚聽到有什麼東西啪地斷掉的聲音。

(試閱結束)